论老舍作品的语言特色

范成祥

(聊城大学文学院, 山东 聊城 252059)

【摘要】老舍先生被称为语言大师。他的语言特色, 决定了他的文学风格。本文力求从六方面较全面地论述老舍的语言特色, 即: 幽默风趣、俗白精致、饱含温情、富含潜台词、浓郁的北京风味、“谈话风”式的语言特色。

【关键词】老舍作品; 语言特色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“如果一个作家的语言不好, 也许他写的事情很重要, 但是因为语言不好, 没有风格, 大家不喜欢看; 或者当时大家看他的东西, 而不久便被忘掉, 不能为文学事业积累财富。传之久远的作品, 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好的思想内容, 一方面也因为它有好的风格和语言”。老舍被称为人民艺术家, 很大程度上与他炉火纯青的语言功力是分不开的。除了一般文学语言所具有的特点, 老舍先生的作品语言, 还具有他自己独特的特点。

一、幽默风趣

幽默风趣, 是老舍作品语言的总体风格特色。他认为: “文字要生动有趣, 必须利用幽默……假若干燥、晦涩、无趣, 是文艺的致命伤; 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。”因此, 其小说、戏剧、散文等无不充满了幽默风趣色彩。他的幽默才华闪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, 把“想得深”的思想内容, 用“说得俏”的语言表达出来, 含蓄隽永, 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。从《老张的哲学》问世起, 老舍就被人称为“幽默小说家”。

《新年醉话》围绕新年“醉话”, 用幽默的语言, 淋漓尽致地挖掘出人说“醉话”时的种种心态, 充满了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浓厚的生活气息, 蕴含某些人生真知灼见, 让人忍俊不禁。他说: “喝醉而去闷睡半日, 简直是白糟了那点酒。”相信这句话一定会引起那些对酒情有独钟的君子们的共鸣; 而“头发烫得像鸡窝, 能孵小鸡么?”的大白话, 又不得令人会心微笑。其他如分析借“醉话”骂人者的心态的语言, 故意小题大做。而且, 幽默风趣的语言中, 仍看见其语言的工整有力, 如“酒只两盅, 菜过五味, 欲哭无泪, 欲笑无由。”

老舍先生这种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, 在其小说中尤为典型。在《离婚》中, 描写老李嫌弃乡下的老婆, 然而自己却是“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转, 好像里面絮着二斤滚成蛋的碎棉花”。接别人倒上的茶, “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, 而且烫了自己的手。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, 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”。事事特别小心, 结果显得更慌张。带着老婆、儿女逛东安市场, 他会顾虑拉洋车夫夫的讪笑, 又充好汉任什么都不怕了, 还看见别人带了摩登女子而自惭形秽。写张大哥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和天平, “在天平上, 麻子和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, 上等婚姻”。如此幽默风趣的语言, 不胜枚举。

但是,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, 在创作早期, 由于抱着作为“笑话”“写着玩的”态度从事写作, 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在思想方面多加挖掘发挥, 而是从欺压者的恶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寻求笑料, 过度地运用重复和夸张手法, 逗笑的成分过多, “信口开河, 抓住一点, 死不放手, 夸大了还要夸大, 而且沾沾自喜, 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放肆”, 在度的把握上有欠火候, 不免削弱作品幽默的思想力和深刻性, 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。直到《离婚》之后, 他才有意识地去克服搞笑成分, 使语言发展为水到渠成的幽默风趣。因此, 笑中的智慧逐渐上升。“寸楷含幽默, 片言展诙谐。”——这就是郭沫若对老舍幽默风趣的语言艺术魅力的赞美。

二、俗白精致

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成功驾驭起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作家。表现在其语言特色上, 就是俗白优美, 雅俗共赏。老舍主张语言要通俗易懂, 并不是不加雕饰、直白浅陋地对大众趣味完全趋附与投合, 而是在“俗”、“白”中体味出艺术性、审美性, 体味出“雅”的色泽来。老舍的“俗”, 不是“庸俗”之“俗”, 而是普通老百姓口中的日常用语; 而所谓的“白”, 就是清浅通畅不作过多修饰的现代白话。他主张用通俗、平白的文学语言来反映时代和生活, “清水出芙蓉, 天然去雕饰”。他说: “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, 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, 而不给它加工的。”因此, 作品中人物语言全是加工提炼过的北京大白话, 充满了古都北京街巷的“精气神儿”和市井口语的灵动脆生劲儿, 通俗易懂平常, 似一曲潺潺流淌的清泉, 令人倍感酣畅淋漓。如《骆驼祥子》、《茶馆》等代表作中的语言, 都是“俗”而“白”的, 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刻意的修饰。

另一方面, 老舍又使用语脱去自然形态的粗糙与随意, 炼成金子, 使现代的北京口语显出朴素精致的美。因此, 老舍先生的语言又如一个精雕细刻的瓷器, 这在《微神》中尤为明显。全文语言优美流畅, 笔法细腻而富有情致, 委婉生动。如, “……她像燕儿似的从帘下飞出来; ……脚下一双小绿拖鞋象两片嫩绿的叶儿。她喜欢得像晨起的阳光, 腮上的两片苹果比往常红着许多倍, 似乎有两颗香红的心在脸上开了两个小井, 溢着红润的胭脂泉。……”“我在梦中的女性永远是她。……小圆脸, 眉眼清秀中带着一点媚意。……处处都那么柔软, 走路非常得轻巧。那一条长黑的发髻, 造成最动心的一个背影。”这段文字堪称老舍作品语言的精美典范。字里行间, 诗意盎然, 细腻柔美, 纯洁的情愫跃然纸上, 读之令人那段夭折的朦胧情愫怅然心碎。

三、饱含温情

老舍在《我怎样写〈老张的哲学〉》中曾说: “穷, 使我好骂世; 刚强, 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; 义气, 使我比别人有点同情心。”所以“我要笑骂, 而又不赶尽杀绝”, “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待世界”。正是这种温情与宽厚的为人原则, 使他不采取金刚怒目式的毒辣不留情的讽刺。表现在创作中, 就是使用温和而不过激的语言。因此, 即使他讽刺挖苦人也好, 骂人也罢, 虽然婉而多讽, 但语言总是留有余地, 蕴涵辛酸, 饱含同情。特别是当老舍写小人物时, 他的语言是宽厚温和的, 是善意地奚落。如《离婚》中, 老李追求他的“诗意”, 对隔壁的马少奶奶有潜意识地追求, 而马少奶奶丈夫突然归来时, 老李盼着听到吵架声, 一夜过去, 他们夫妻并未争吵, 而是和好如初, 这种反转宣告了老李追求“诗意”的失败。

这种温情的语言风格, 在《济南的冬天》里特别明显。作者写道: “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。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, 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, 它们全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: ‘你们放心吧, 这儿准保暖和!’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。……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, 微微露出点粉色。……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。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, 是一个宽绰柔和仿佛如大家

闺秀般的济南的冬天。这种富含温情的语言风格在老舍的作品中也比比皆是。

四、富含潜台词

这主要表现在其戏剧语言中。《茶馆》凭借深刻含蓄的潜台词，有力地丰富了语言的内涵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第一幕庞太监与秦仲义的“舌战”。这两个人一个是西太后的宠奴，一个是讲维新的资产者，二人不期而遇表面上客客气气，骨子里却是兵刃森森：

庞太监：哟！秦二爷！（幸灾乐祸。话一出口便露出敌意，带有炫耀和挑衅：这不是讲维新的秦二爷吗。）

秦仲义：庞老爷！这两天您心里安顿多了吧？（有什么好趾高气扬的，你前几天不还惶惶然吗，不过刚安顿了几天。）

庞太监：那还用说吗？天下太平了，圣旨下来，谭嗣同问斩，告诉你，谁敢改祖宗的章程，谁就掉脑袋！（志得意满，凶相毕露：如果你秦二爷以身试法，那就要步谭嗣同的后尘。威胁、恐吓、咄咄逼人。）

秦仲义：我早就知道！（你用不着拿这话吓唬我！知道变法掉脑袋还讲维新，表示他的坚定立场。）

庞太监：您聪明，二爷，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！（以财产为借口再行攻击。实是旁敲侧击，将财产和维新联系起来。）

秦仲义：我那点财产，不值一提！（明白其警告中含杀机的居心，以谦虚保护自己。）

庞太监：太客气了吧？您看，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？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！听说呀，好些财主都讲维新！（终于道出杀机，你秦二爷讲维新，就是谭嗣同一党，小心你的脑袋。）

……

《茶馆》中像这样的台词比比皆是。它引而不发，以弦外之音调动人们的兴味与深思，耐人咀嚼。

五、浓郁的北京风味

老舍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我生在北京，一直到二十多岁，才去糊口四方。因此，我写小说和剧本的时候，总难免用些自幼儿用惯了了的北京方言中的语汇。”因此，作品语言具有浓郁的北京风味。具体说来，就是成功地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语词汇，使作品语言透露着独特的京韵，作品生活气息醇厚，地方风物、民情风俗真实感人。

《离婚》中，北京口语词汇不胜枚举，如“磨掰”、“傻佬”、“蘑菇”、“汕脸”、“敢情”、

“吃劲”等等。“莲花白”酒、“杏仁茶”、“酸梅汤”等市民日常生活用语，新鲜、活泼、亲切，具有浓郁的北京韵味。对北京口语恰如其分的运用，使老舍的作品极其本色，富于生活情趣和民族美感。比如，张大嫂问二妹：“二兄弟一月也抓几十块呀。”二妹：“哪摸准儿去！……不定给钱不给；看错了，多砸匾！我……有时候总觉得活着和死了都不吃劲。”这段话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北京人，本土本色，活泼有趣、质朴自然，生活气息迎面扑来，具有独特的魅力，透出了北京话的神韵，显示了北京话活泼的生命力和老舍驾驭北京口语的能力。

再如《骆驼祥子》中小说开头对洋车夫的那段描写：“北京的洋车夫有许多派，年轻力壮，腿脚灵利的，讲究漂亮的车，拉‘整天儿’，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，拉出车来，在固定的路口或宅门一放，专等坐快车的主儿，弄好了，也许一下子弄一块两块的；碰巧了，也许白耗一天，连‘车份儿’也没着落，但也不在乎。”这段文字非常富有北京地方风味，那飘忽不定的京腔京韵犹如缕缕茶香扑面而来。

六、“谈话风”式的语言特色

仍以《骆驼祥子》中小说开头对洋车夫的那段描写文字为例。这段文字句式简洁，通俗明白，流畅单纯，简直就像作家同读者在随意拉家常。

这种“谈话风”式的语言特色在散文中尤为明显。老舍“谈话风”式的散文语言平易自然，简练明白，朴素随兴，多用白描，极少雕琢，沈从文评之为“环转如珠，流畅如水”，如散文名篇《济南的冬天》。他力求“散文中每个字都要用得恰当”，“多用些泛泛的形容词或生僻字去敷衍，不会有美好的风格”，所以老舍散文中的文字都是常见字，而且行文极少用长句，他希望用常熟之语形容天地，展现其神容，有利于真挚情感的表达。例如《自述》中写到，“妻是深明大义的。平日，她的胆子并不大。可是，当我要走的那天，铺子关上了门，飞机整天在飞鸣，人心恐慌到极度，她却把泪落在肚中，沉静的给我打点行李。她晓得必须放我走，所以不便再说什么。四年没听见她的语声了，沉着的静，将永远使我坚强！”平实而自然的语言中饱含着对妻子的无限思念和感激。

总之，作为一个文学大师，老舍先生对新文学的语言艺术贡献是巨大而独特的。幽默风趣、俗白精致等语言特色，在他笔下浑然天成，真正达到了大雅大俗的完美境界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老舍.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[A]. 出口成章[M].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64.
- [2]老舍. 我怎样写短篇小说. 选自《老舍全集》第十六卷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9.
- [3]老舍. 戏剧语言, 出口成章[M].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64.
- [4]老舍. 微神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1.
- [5]老舍. 老舍文集(第16卷)[C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1.

(上接34页)

地山的讲演，提到了“我国今日所需要的宗教”，指向是合于中国现在生活的需要，所有一切尽可被我化来，为大众所用。

与此相应的，可以理解他化古为新、洋为中用的意识，入于其中、出乎其外的思维，渐趋写实然而终非完全写实的创作路向。他以热诚和智慧在宗教与文学间往返，探讨人与自然、个体与社会的奥秘，对生命、文化

的理解都具有从哲学入手的高度，在他境界澄明的心里，一水一人间，一花一世界，给我们提供了不尽的启示。看过许地山的《鬼赞》，听过对骷髅的赞美后，我们也许会明白，“人哪，你在当生、来生的时候，有泪就得尽量流；有声就得尽量唱；有苦就得尽量尝；有情就得尽量施；有欲就得尽量取；有事就得尽量成就。等到你疲劳、等到你歇息的时候，你就有福了！”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茅盾. 许地山的小说[N]. 香港: 大公报, 1941-9-21.
- [2]许地山. 许地山文集[M]. 吉林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4.